

天鹅

主编:文天心
责编:于晓琳
执编/版式:石琪
美编:倪海连

投稿邮箱:
hljrbte@163.com

富春江边寻古意

□若楠

我特别喜欢有水的城市,如果这是一条江,那就更好了——因为我所居住的城市,就有一条著名的松花江穿城而过。飞行四个小时之后,已经几近傍晚时分,我站到了另外一条著名的江边,看逝水东去。大江一侧,有隐隐青山绵延不绝,与浩浩江水逶迤相伴。这条江是静谧的、柔软的,它不似我家乡的松花江,从春到冬都热热闹闹,以不同的形态展示东北特有的力量与棱角,江堤边坐着一群又一群“卖呆儿”看夕阳西下的老少男女。

可这条江,太安静了,如果要给这江配上一件乐器,一架古琴足矣。走在这江边,你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到江水的低吟。沿着江边散步,见一老人,正站在江边的薄雾里,点一盏小灯,悠然持竿垂钓。远处,晚行的江船顺水而下,倏忽间就隐藏进水更深处。暮色渐浓,隐隐青山正接倦鸟归巢。

翌日天光微亮,看窗外晨光正好,起了去江边跑步的心思。这时的江边不同昨日傍晚的静谧,充满活力。江边上跑步的年轻人很多,也有老者,三三两两结伴慢行。几个孩童滑着轮滑,从我身边飘过,留下串串欢声。持竿垂钓的老人仍在,灯光已熄,不知是不是昨天那位。远处的青山也鲜活起来,深绿浅绿,在那青山深处,隐约有几座屋舍,那里应是别一番情境。突然想起那句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”,心里一下子就欣喜起来。

我知那青山深处,曾住着一位老人——黄公望。他传奇的一生,足以让我们这些后来者唏嘘。他身处两个时代,时代交叠时,他十一岁。那是一个风云变幻、新旧交替的时期,社会动荡不安,各种思潮和变革如汹涌浪潮般袭来。黄公望就在这时代的洪流中,历经了人生的种种起伏。他年少时或许也曾怀揣着远大的抱负和理想,渴望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然而,命运却对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,他在四十多岁时,陷入了官场纷争身陷囹圄。出狱后的他,看透了世态炎凉和官场虚伪,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归隐山林,寄情于山水之间,以绘画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和对人生的感悟。他在那青山深处,与山水为伴,与花鸟为友,用画笔描绘出了一幅幅壮丽的山水画卷,将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和对人生的思考都融入这些画作之中。他的《富春山居图》,更是成为了中国绘画史上的经典之作,那绵延的山水、悠远的意境,仿佛在诉说着他一生的传奇故事,也让后人得以透过这幅画作,感受到他内心深处的那份宁静与豁达。

而在我眼前的这条江,正是富春江,远处那连绵的青山,正是富春山。

此刻,我伫立在这著名的富春江边,目光随着那悠悠江水,微风轻拂,江面波光粼粼,似是无数细碎的银鳞在跳跃。悠悠的江水带着岁月的故事,带着黄公望的才情与不甘、释然与旷达,缓缓向前。

江边脚下的石板路带着微微的凉意。偶尔有江鸥掠过水面,留下一道优美的弧线。我仿佛能看到黄公望当年背着画夹,在这江边、山间穿梭的身影,他时而驻足凝望,时而挥毫泼墨,将这富春江的山水之美尽收笔下。

而穿着跑鞋的我,似乎与历史薄雾中缓缓走来的黄公望,擦肩而过。



请关注龙头新闻APP
文旅频道·妙赏专栏

时光中的朗诵镜像

□吴宝三

我曾编过《北方文学》,未料到退休后重操旧业,又干起老本行来,被黑龙江省招生办《学子》杂志聘为副总编。

那年,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召开主席团会议,我的座位在迟子建右侧,约她为《学子》写篇卷首语。她大略翻了翻我带去的刊物,沉思了一会儿说,我可以给你们写一篇关于朗诵与逆向思维的文字,对高中生如何写作会有些帮助。身为省作协主席和著名作家,能欣然为一本面向中学生的杂志写稿,毋庸置疑,作家的责任感使然。

几天之后,读到了她转给我的这篇文章,写得实在是好,不能不为她的美文击节赞赏。我迫不及待地拿给编辑们传看,大家一致认为,卷首语只能发一千字左右,太可惜了,开设个作文指导专栏,全文刊发多好!

作为这家杂志的副总编,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,先于《学子》的读者,一字一句地看了这篇文章。从文章中可以看出,迟子建喜欢朗诵,对朗诵情有独钟。她在文中这样写道,“好的文章给人一种欣赏音乐的感觉。能够读出声来,读出气象的文

章,才是好文章”。说得好,我向来以为,音符是可以朗诵的文字,不是吗?二胡演奏家闵惠芬的一首《江河水》,令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伏案大哭,文章、诗词莫不如此。我每听到大型历史舞蹈史诗《东方红》中朗诵的“怎能忘记,毛主席率领我们走过的万水千山”时,禁不住激情澎湃,热血沸腾。就是在日常生活的酒桌上,我们常常即兴朗诵郭小川的《祝酒歌》,三伏天下雨哟,雷对雷,朱仙镇交战哟,锤对锤,今晚哟,咱们来个杯对杯……大家频频举杯,把聚会气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。可见,朗诵的魔力所在。

此刻,我想起被国家环境部聘为环境大使的著名诗人徐刚。上大学时,我俩住在同一个宿舍,晚上熄灯入睡后,此人常常从床上爬起,打开电灯朗诵,旁若无人。一次夜半时分,他居然站在地中间,大声朗诵他的诗歌新作,同寝的人却无人异议,虽戏谑他疯了,倒成了他的听众。尽管后来他不大写诗,全身心投入环境文学写作,著述等身,依然坚持朗诵的习惯。在北京团结湖的家中,给我朗诵过他在黄山写就的那首《悬崖上的红杜鹃》:“你,悬崖上的红杜鹃,向着我莞尔一笑,我却心惊胆战!我唯恐你掉下,在峡谷里粉身碎骨——美,从来都是面临着灾难……”顿觉黄山的天空,天更蓝,云更白,阳光更明亮,花朵更芬芳。

二十世纪80年代初,《新观察》刊出他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《伐木者,醒来》,亦曾给我朗诵过部分章节,尽管他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,四声混同,“黄”“王”不分,但那磅礴的气势,鲜明的节奏,优美的文字,一下子让我回到大森林中,给了我创作的灵感和一试身手的激情。

在家里,我的书桌上常年摆放着一本伴我几十年的朗诵诗选。每当写作不顺利心烦意乱之时,在房间里踱来踱去,就会拿起这本书,选一首诗歌朗诵起来,先是尽情去体味美的旋律和美的语言,随之激发起我的创作冲动,一次次屡试不爽。

朗诵是一种奇妙的文学表达。热爱文学、追随着文学、走在文学之路的朋友,让我们面对青山绿水、冰天雪地,放声朗诵名家的作品,或许获得灵感,或许打开思路,或许点燃不可抑制的创作激情。



《银山寻鹿》 版画 陈彦龙

那些年
我们嗑着瓜子看电影

□清风徐

见过向日葵花盘刚成熟的时候,被农家的主人割下来,小孩子把花盘仰面朝天地抱在怀里,小心翼翼地拔下一颗,费劲儿地剥出里面的果实,欢喜地丢进嘴里,再拔一颗,再剥……不记得在哪里见过的场景,却深深地印在记忆中,时间久了,倒好像自己曾拍过这样一幅只有底片的相片,永远没有机会冲印出来,却珍贵无比。我记得我也好奇地尝了尝新鲜葵花籽的味道。瓜子壳上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若隐若现,软软的,瓜子仁跟我们吃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口感,那是一种吃新鲜植物的体验,嫩嫩的,仿佛还有汁液,味道清香却也生涩。

当然这只是农家娃近水楼台可以享用到的。更多时候,我们吃的瓜子要经过脱粒。影视剧中我们吃的瓜子要经过脱粒。

我们这些寒地黑土长大的孩子,若说小时候比较常见的零食,那就是葵花籽了,从秋到冬半年时间不见绿色,物质又匮乏,葵花籽是这块土地唯一可以成为零食的作物,除此想不到还有别的什么。三十岁以上的人,很多人牙齿都有“瓜子豁”,就是长期嗑瓜子门牙上形成的豁口,有的明显,有的不易发觉,跟瓜子吃得多少不无关系。

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,在县城一所中学的语文组。有一天我在办公室,主抓教学的副校长进来了,问,谁的瓜子?便坐下来,翻了翻那张桌子上的操作作业本,环顾一下四周,提起红墨水瓶里的蘸水笔,“刷刷刷”就开始批阅。左手却没闲着,不断地拈起一颗颗瓜子,一会儿工夫,一个班的作业批完了。

这种边工作边嗑瓜子的情形当然是特例。瓜子是一种休闲食品,吃瓜子需要有闲,从前的人尤其爱串门,亲戚呀,邻居呀,坐下来闲聊些闲话,边聊边嗑瓜子,瓜子壳就那么洋洋洒洒地吐到地上,那是多么任性多么无拘无束的年代,现在倒是讲究卫生了,剥瓜子的时候面前有个盛放杂物的小盒子,显得缩手缩脚,偶尔掉落在地板上赶紧满地去找。

影视剧里我们会看到爱搬弄是非的主儿,一边把瓜子壳吐飞,一边扯些挑起事端的话题……瓜子在这样的场景中充当道具,也挺冤枉。

那些年电影真多,电影票真便宜,电影是主要娱乐方式,我们常常嗑着瓜子看电影。

进场前总要买点瓜子,像现在年轻人要买爆米花可乐一样。卖瓜子的用一个小茶盅,粗糙厚实的并不白的白瓷,杯口处有一道或两道蓝色条纹作装饰。一毛钱一盅,舀一下,再抓一把往上填,其实无非做做样子,好像很不吝惜地想多装点,其实已经盛不下。

很多时候,看电影之前妈妈会在家里先炒好瓜子。把我们的上衣领兜和裤子的口袋装得鼓鼓的,生怕电影的时间不够吃。进了影院,开始时还不敢坐下,也不敢弯腰,口袋里的瓜子很容易撒出来。站在过道上先吃一会儿,吃到不那么满了,再坐下来就放心了。瓜子壳习以为常地吐到地上,这倒不是因为我花了钱买了票所以心安理得,而是家庭生活中就是这样畅快淋漓的,不吐不快。

电影放映到安静的画面时,会听到影院里此起彼伏嗑瓜子的声音。偶尔遇到紧张的情节,大家屏住了呼吸,却偏偏有那么一两声清脆的瓜子壳碎裂的响声,仿佛万籁俱寂的茫茫夜色里,还有醒着的人,正有一句一句地谈天说地。散场时,折叠座椅“噼噼啪啪”地弹起,工作人员急火火地开始清扫,简陋的影院里响起笤帚,地板与瓜子壳摩擦发出的“哗啦”声,若有人拍那个时期的电影,这场景是颇具代入感的。

近些年常在入秋后的某一天忽然发现,黄昏的街角飘来阵阵炒香,地道的烟火气息,不呛人,甚至有些好闻,有人当街支起一面锅,瓜子现炒现卖,不时地对往来路人吆喝:“新瓜子喽!”“新”是卖点,新瓜子的特点在于“香”。买上一斤或半斤,看电视的时候抓一把吃,味道还是那个味道,研究保健的妈妈就过来叮嘱了,少吃哦,高脂肪高热量,还容易上火。

去看电影的时候曾准备带一包瓜子,犹疑半天,作罢,影院环境,看电影的人,包括电影,跟瓜子之间,都有了微妙的隔阂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。嗑着瓜子看电影的场景,蓦然回首,多像朴素的电影画面,正安静地闪亮在时间的胶片里。

东北的冬

□张林

走进冬日的雪乡,唯有让视觉、触觉、味觉全都活跃起来,方可真正领略一场既冷峻又热烈的寒冬盛况。

置身于林海雪原之中,不论是四周银装素裹的森林,还是眼前冰封千里的江面,都会瞬间涌起满腔的豪情。寂静与欢腾、寒冷与炽热、荒芜与富饶、冷峻与温情,这些看似相互矛盾的元素,竟然在此相互交织、彼此辉映。刺骨的寒风与温暖的炉火共存于此,茂密的白桦林和空旷的滑冰场相依于此,冰封的湖泊与冒着热气的温泉相邻于此,单调的雪地与五彩的冰灯互衬于此。每一次审视这片天地,都会被它的雄浑和深邃所震撼,似乎没有什么景象是它不能容纳的。仿佛冬日,就是为了阐释包容,才被塑造得如此刚柔并济且魅力无穷。

在哈尔滨,寒冬时节,冰雪被精心雕琢,时光绽放出别样的璀璨光辉。冰雕晶莹剔透,犹如梦幻中的城堡,华灯初上,折射出绚丽多彩的光芒,不再是往日的平淡朴素;雪雕则凭借其灵动的姿态,赋予了冰雪蓬勃的生命力。那一片洁白,是无垠的雪地,将积攒许久的纯净尽情地铺展。那一抹湛蓝,是被冰层覆盖的松花江,那颜色,既有深邃海洋的神秘莫测,又有夜空幽境的静谧安宁。那一点明艳,是冰灯中闪烁的霓虹,让整座城市都沉浸在如梦似幻的氛围里。远远望去,形态各异的冰雕雪塑错落有致地分布着,不同的光影构成不同的旋律,每一段都在激昂奏响。

在亚布力,滑雪场已是一片欢腾。每一条雪道上,都有矫健的身影掠过,一旦有欢呼声响起,便在山谷中回响。这是滑雪者与雪山的交流,用充满激情的呼喊,释放出热爱的力量。这片充满挑战的冰雪世界,此刻正在诠释着人们追求自由的勇气和梦想。

在五常,稻花香大米正在锅里焖煮,每一粒都是丰收的馈赠。还有大兴安岭的蓝莓果干,酸甜可口;延边的辣白菜,脆爽开胃。还有哈尔滨红肠,红通通、香喷喷的,风味独特,尝上一口,便赞不绝口。冬日的东北,是视觉上的冰天雪地,是听觉中的欢声笑语,是触觉上的寒暖交织,更是味觉上的浓郁醇厚。哪怕只是一口热汤或者一块冻梨,都浓缩了冬日的风情。

我一直都坚信,创作者与故乡之间,存在着一种隐秘的情感纽带。当我们摊开纸张,为故乡书写篇章的时候,实际上是在一次次梳理情感。将每一种情感从心底深处挖掘出来,就如同把钻石从矿石里打磨出来一样,让漂泊的思绪变得清晰有条理,也让深沉的乡愁找到慰藉的港湾。

每当面对一座山、一片林、一户冒着炊烟的木屋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兴奋欢呼,感慨万千,这是灵魂深处的触动,也是热爱汇聚而成的奔放。当冬天降临东北,便找到了情感应有的深沉凝重。

冬日的东北大地,处处都飘荡着生活的欢歌,处处都流传着冰雪的传奇。想要全面描绘出它的壮美与独特,简直就是一种奢望。所以,只能在有限的篇幅里,凿开一个小洞,让凛冽的寒风吹进来。那风中会有一丝淡淡的松木香,让你仿佛置身于松林之中,在纵情欢笑的时刻,那些儿时的回忆,就缓缓地萦绕在你的心间。

曾经自信地觉得,我铭记了这里的模样,千里冰封的大地,万里雪飘的山川,热闹非凡的集市,温馨质朴的火炕……当我认真思索,想要用心去感悟的时候,这些景象却飘向远方,成为了模糊的记忆。所以,对于东北的描述,总是有些词不达意,尤其是面对银装素裹的冬天。

对故乡的描述,其实就是把零碎分散的过往串联起来,讲述一个人与一片土地的羁绊。这种讲述,是一片雪花的倾诉,也是一缕炊烟的惦念。不管是浓烈还是清淡,不管是暴雪还是暖阳,这片土地都能感知。